



比爱情更美丽

□贾明明

秀丽走了,连个招呼都没打。预备铃响过,我的视线扫过她的座位,空空如也。上课铃响了,她还是没有出现。我开始揣测她没来上课的原因,或许是病了,也可能是家里有事。上了两节课,还是没看到秀丽的身影,我也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,开始询问同学们。听其中一个同学说,她转学了,再也不会来上课了。

我的心一沉,失落、孤独、恍惚,各种情绪夹杂在一起向我涌来,我瞬间被淹没,只觉得脑袋嗡嗡响。等上课铃打响,我还是有点回不过神来。整节课我都在琢磨,她为什么转学?是讨厌我,还是讨厌班里的某个同学,或是嫌弃我们的老师教课不好。转学是她本人的意思,还是她父母的意思?

先是雪萍,再是秀丽,玩得最好的同学先后离我而去,我郁闷了好久好久。

雪萍是个扎麻花辫爱唱歌的女生,她唱了那段“月亮走,我也走,我送阿哥到村口……”给我听,那段歌声在我耳边回荡了二十多年,没有丝毫淡忘的迹象。还有那条又粗又黑的麻花辫,有时一个愣神的工夫就在眼前晃荡。

雪萍离开时,没有告诉我,更没有与我告别。听人说,她随父母去了县城,在县城读书。谁曾想,自此后,再没有见过她,转眼就是二十多年,也不知道她变成怎么样了,那条美丽的麻花辫是否还留着。

雪萍、秀丽和我,原来的关系如同铁三角。我们一起上学、放学,写作业,玩游戏,除了睡觉没在一起,其他的时光我们大多一起度过。两年的时光快乐而短暂,直到雪萍悄悄离开,快乐似乎就此产生了裂痕。等到秀丽离开,快乐碎了一地,我用了好几个月时间才把它们粘在一起。可它毕竟碎过,再不如以前那么美丽圆润。

不同于雪萍的一走再未相见,秀丽转学去了邻村,偶尔还能见到,不过频率不高,可能是一两周,也可能是一两个月。可再见到,已经不像当初那么熟络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她似乎也有点羞涩,两个人望上一眼,就擦肩而过。

临近新年,我们给对方寄明信片。我给她寄的多是刘德华、林志颖这样的帅哥,她给我寄的是周慧敏那样的美女,反面的内容大致相同。祝福彼此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上,连越长越漂亮这样的祝福语都不好意思写上,总感觉这样像耍流氓。和其他同学互换的明信片放一堆,秀丽的单独放一堆,放了好几年,直到因为受潮钢笔字模糊成一片我都没舍得扔。

等我升入邻村的初中,秀丽又转学去了镇上的中学。我在追,她在跑,怎么也追不上。明明已经看到了希望,她一个转身,希望就变成了失望。

雪萍和秀丽都在的时候,我几乎不和班里的男生玩耍,只和她俩腻歪在一起。等她们先后离开,我适应了很长时间,才和男生玩到一起。后来,再没有和女生一起玩耍过。从此后,我似乎得了一种异性交往恐惧症的病,不敢接近女生。与女生交谈,会不由自主涨红脸,似乎这辈子的异性缘,都耗在了雪萍和秀丽身上。

每每回想起与雪萍和秀丽在一起的日子,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。那时,我还不到10岁,我知道,这不是爱情,却比爱情更美丽。

师恩如海如松明

□任亚儿

今年的秋天姗姗来迟又格外的短暂,而我们非常幸运地在东钱湖的青山绿水间、在秋风飒爽秋日晴朗中、在迟开的桂花沁人心脾的芬芳里,与高中时代的班主任戚家琪老师再次相聚,彼此心中都是满满的欢喜。

回想起来,我与戚老师的师生情缘正如今年这金秋,短暂而又温馨。1978年的9月,也是秋天桂花飘香的时节,鄞县横溪中学第一次进行文理分班,整整十个高二毕业班只设了一个文科班,班主任便是戚老师。从1978年9月到1979年7月,我们师生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一年,但就是这短短的两个学期中的点点滴滴,成为我一生中弥足珍贵的记忆。

文科班的老师配得非常强,数学是钟财新老师,他心宽体胖,笑起来像一尊弥勒佛,凶起来则如怒目金刚,数学却教得非常好;历史是桑文磁老师,一脸沧桑,却是满腹经纶;地理曾孝芳老师简直是活地图,他能徒手在黑板上疾速绘成中国地图,地理课生动而趣味十足;语文兼班主任便是戚老师,他的语文课深入浅出,注重精讲多练,让我们既找到了方法又感受到了快乐,写作文从此不再是苦差事!

戚老师那时刚来横溪中学,师母不在身边,相当于单身,印象中,他几乎是一天到晚都与我们在一起,关心我们的身体,关心我们的学习,关心我们的前途和命运。

距离高考只有一年不到的时间,而我们的水平摆在那里,大家都心慌,都觉得时间不够用。戚老师也是焦急的,眼镜后面经常是眉头紧锁,一脸忧色,尤其是我们模拟考考砸的时候。但他永远把我们的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,越是学习紧张越是关注学生的身体。一年的时

间,除去下雨,他都以身作则,每天清早与体育委员一起带领全班同学到校外跑步,一直跑到周夹岙,再原路跑回来。那时没有校服,但同学们年轻健康、朝气蓬勃,一路喊着“一二一”的口号,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。1979年元旦,学校不放假,为了让同学们感受一下过节的气氛,也为了改善一下同学们久不见荤腥的伙食,戚老师拿出自己平时好不容易积攒的几张肉票,让食堂师傅煮了一大锅肉丝年糕汤。许多年以后已吃腻大鱼大肉的我们,永远记得那一锅肉丝年糕汤的美好和温暖,人间至味莫过于此。

戚老师备课极其认真,每一个知识点、每一次作文他都分析得清楚明白,而这是要下功夫的。我们一开始不知道他是什么时间备的课,因为我们一起床,他就在了身边了,早锻炼、早自修、上课、批改作业、夜自修,他都在。我们那时晚上8:30夜自修结束,9:00熄灯,熄灯前他还要到男生宿舍检查就寝情况。后来有一个男同学经常半夜睡不着偷偷在校园里溜达,每次都看到语文组里还亮着灯,灯下始终是戚老师备课批作文的身影。高考前两个月,戚老师向总务处要到了一间教师办公楼一楼的朝北杂物间,清空后放了十来把椅子,每天大清早到男生寝室抓几个不肯背书、文科成绩不好的同学,到小房间背书复习一个小时,从5:30—6:30,戚老师全程陪同监督,直到高考开始为止。那些同学的历史、地理和政治考试分数在两个月里有了长足进步,他们说身上的懒虫被老师抓掉了。

高二第一学期开学不久,戚

老师发现我们班上的一位女同学旷课了。他赶紧找来同村的同学问情况,结果同学说她父亲病了,弟弟妹妹又多,家里需要她做饭纺麻照顾弟妹,准备让她休学了。戚老师非常忧心,放学后就让那个同学带路,步行一个来小时走机耕路,到女同学家中探访。戚老师苦口婆心地劝说家长,说女孩子只有读书才有希望改变命运,现在高考在即,孩子又很努力,千万不要放弃。如果家里有困难,老师可以帮忙垫付学费、住宿费,再难再苦也就一年时间,熬过去、挺过去就好了!家长被戚老师的真诚所感动,当场答应让孩子复学,并说家中困难自己能够克服,让女儿好好学习,争取考上大学。女同学喜极而泣,一年后考上了师范大学。

戚老师后来调回平湖与师母团聚。多年后我们曾经结伴到平湖看望老师,得知老师在平湖的那些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:1988年他担任平湖职业中专校长,把一所普通的职业学校办成了省级名校;退休后出任平湖市新华爱心高级中学校长,期间帮助52名贫困学子改变了命运。1986年他被授予浙江省优秀教师和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。2000年被授予民进全国先进工作者,同年被评为浙江省特级教师。2001年被评为浙江省功勋教师。

我何其有幸,曾经在人生最关键的那个时间段,成为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的学生,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爱和帮助、批评和教导,从而让我的人生有了一个充满正能量的良好开始。仿佛有一盏灯,照亮了我前行的路,从此旅途不再惘然虚无,一路有光明,有温暖。

四十二年过去,当时风华正茂的戚老师已年登耄耋,此番相聚百感交集,东钱湖畔,应鹤鸣同学欣吟七绝《寿戚老师八秩》,并挥毫敬赠戚老师,代表了我们的共同心愿,祝敬爱的老师健康长寿——黄门灯地意孜孜,淡泊文章秀一枝。君子自强生不息,愿言百岁饮天涯。